

【彪郊】拱火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032801)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032801>.

| | |
|------------------|---|
| Rating: | Explicit |
| Archive Warning: |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
| Category: | M/M |
| Fandom: |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封神第一部, 朝歌风云 |
| Relationship: | 彪郊 , all郊 , Chong Yingbiao/Yin Jiao , 雯昭武牧 - Relationship |
| Character: | 崇应彪 , 殷郊 , Chong Yingbiao , 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 |
| Additional Tags: | 滴蜡 , 放置 , 恋物 , 开苞 |
| Language: | 中文-普通话 國語 |
| Stats: | Published: 2023-09-12 Words: 12,255 Chapters: 2/2 |

【彪郊】拱火

by [lvstar](#)

Summary

太子送餐行为 纯车 不要纠结殷寿那时候当皇帝了没有 反正就是叫太子（彪子就是要干太子

拱火上

拱火上

“崇应彪，我冷。”

崇应彪看着窝在自己怀里的殷郊，十四五岁的年纪，还是个小少年。没有健硕的肌肉，五官却已经长开了，那张在烛光下暧昧好看的脸足以让他心猿意马。这任性的小太子就在这冰天雪地里，只穿着件寝衣跑进了他的营帐，爬上了他的床。

“殷郊，干什么呢？”他睡得迷糊，恍惚间感觉自己下身被一只手抚弄。正在摸他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每天跟质子们混在一起的大殷太子。崇应彪本就对这个小太子不怎么服气，在他眼里，殷郊就是一只幼猫，将来到底能不能长成他父亲一样的雄狮这点存疑。这猫此时正扒了自己的裤子，企图把他的阴茎往嘴里塞。见他醒了殷郊不仅不退缩，反而整个人趴到他身上娇嗔的发出命令：“崇应彪，命你即刻为本太子暖身！”崇应彪就笑，他抬手搂上这张牙舞爪的小猫的腰说：“太子殿下原来在想这事儿。”说罢翻个身跟他互换了位置。他双臂撑着床，低头居高临下的看被他困住的小孩。岑贵的小太子在这紧密的包围下把寝衣拉开，将整个胸膛都暴露在他面前。“快点，崇应彪，我冷。”

小孩的后穴很紧，一根手指也伸不进去。但是这青涩的肉体主动袒露任他摆弄还是让崇应彪产生了兴趣。“原来太子殿下是来找臣开苞的。”崇应彪用了点力手指终于捅了进去。“唔！”殷郊扬起下颌强忍着痛嘴上还在死要面子：“本太子。。本太子来找你，你还不快点谢恩！”“好啊。”崇应彪手指开始抽弄，“臣明天就去太子帐前下跪谢恩，谢太子献穴之恩？”他曲起手指，在那颤抖的小穴里摸索，“臣会很大声很大声的谢恩，让全兵营都听到，好不好？”他满意的感受着那高热的肠道没有安全感的收缩了一下。“你别。。。崇应彪你不是这样的。。。平时崇应彪只跟他自己手下的人玩的好，但是对别的质子甚至他太子都是爱答不理的。在殷郊眼里，崇应彪应该很冷漠又内敛的人，怎么床上变的这么孟浪？小太子还是太年幼，他将用一晚上的时间来为他看人不准付出代价。

崇应彪的阴茎在之前已经被殷郊舔的半硬了，但是还差点火候。他把手指从小孩的后穴里抽出来，然后晃着下体靠过去，用阴茎拍了拍躺在那放空的殷郊的脸，戏谑的说：“烦请殿下把它舔硬吧。”殷郊乖乖的坐起来，眼前的东西太大了，刚才自己只是舔到半勃就已经觉得很大了，如果完全苏醒过来，那自己后面。。。他有点害怕，但是这时候退却会在崇应彪面前丢人，于是他只能硬着头皮捧起那大东西舔了上去。幼猫伸出粉色的小舌头去舔他龟头前的缝隙，崇应彪被他这一下舔的没撑住，抖了一下。殷郊将他的反应都看在眼里眼睛都笑弯了。真像偷腥的猫，得意什么，崇应彪想。他大手按上殷郊的后脑，阴茎重重的闯进了他的口腔。高热的口腔让他爽的呻吟了一声，然后就不管不顾的撞了起来。小孩口腔内部的触感像丝绒一样，喉咙颤抖着承受着自己龟头的撞击，那时断时续的鼻息热热的，每次抽出来都会打在自己的阴茎上，真是舒服，真想这么一直操他的嘴。

阴茎很快就硬的发疼了，他放开了快喘不过气的殷郊，捏着他的下巴命令：“自己抱着腿把穴露出来，我要干你了。”刚被强硬的按着操完嘴，气还没喘匀呢，殷郊就被迫抱着自己的大腿，去迎接崇应彪对他后穴的侵犯。没有完全扩张好的小穴艰难的接纳着巨物，崇应彪也没什么耐心等他准备好，他就只能屏住呼吸自己放松来挨住这折磨。“嗯！！疼。。。没受过苦的太子终究没忍住，叫了出来，手也抖的抱不住腿了。崇应彪也不好受，那里实在太紧了。他不耐烦的用手往两边狠狠压他的腿，腰部使力，硬是将那处子穴残酷的破开了。殷郊出了一身冷汗，他哆哆嗦嗦的想去够崇应彪的胳膊，却最终滑了下去，轻飘飘的砸在了床上。崇应彪对这种事情并非全然不知，他在兵营里听那帮人聊起过，他们笑的下流，自己对这种事情不感兴趣便也不参与，但是话倒是都听过了。草后穴会让承受那方非常疼，他听说，但是也会非常紧，能让进入的人销魂蚀骨。到底是怎样的销魂蚀骨，是这样吗？崇应彪试着开始动腰。殷郊刚被开了苞疼的牙齿打战还没缓过劲来，后面就开始了抽弄。他虽然疼但是却不愿承认，就赌气似的往上撞。就在这一片混乱中，不知道撞到哪

了他突然呼吸一滞，之前因为疼痛发出的哼声也变了调，后穴剧烈的缩了一下直勒的崇应彪也一停。崇应彪感觉新奇又按着刚才的角度撞上去，这么顶了几个来回直弄得殷郊身子绷紧阴茎勃起声音都软了。他再次胡乱的去抓崇应彪的胳膊，最后终于勾到了崇应彪右手小指，他安下心来，就这么松松的勾着他挨草。殷郊紧窒的后穴确实销魂蚀骨，特别是发现了他的敏感点之后，每次撞上去他的肠道都会激动的缩紧，让崇应彪爽的不想出来当即决定干脆按着他干一个晚上。

把殷郊按在身下草显然不够尽兴，崇应彪靠着墙，他让小孩背对着他坐在自己腰上。殷郊抱着他的膝盖，小下巴垫在上面，然后将整个裸背送到了他面前。他手摸上他，从肩头一路向下。那时候的太子还没有经常被他那暴虐的父亲虐待，后背的皮肤柔韧光滑并没有后来那些伤疤。他触上去，手在小孩的腰间来回摩挲，感受着手下的青涩身体被自己顶弄的颤抖。崇应彪常年拿剑，中指的根部有块很硬的茧，是长期和剑柄接触磨出来的。现在，他用这块硬硬的东西去磨殷郊软软的皮肤。昏黄的烛光下，那出了一层薄汗的稚嫩的身体像是一品名器，被他握在掌中把玩。殷郊本来被干的迷糊，只靠他的膝盖支撑，身后那东西顶的他气都喘不匀。第一次开苞就被连着干了好几轮，哪是平日连手淫都没怎么有过的小太子能承受的。崇应彪的手还不停的来回在他腰间蹭弄他，他受不了的用手去推拒。崇应彪下身狠狠的捅了两下让他瞬间卸了力，只能软着身子趴在他膝盖上任身后的人为所欲为。但是那人得寸进尺，拉着他的手去后面探上了还在艰难吞吃阴茎的后穴，引着他的手指往那已被塞满的肉洞里捅。他挣脱的很激烈，崇应彪说：“怎么，只给别人操，自己不行？”他摇头委屈的说：“不是的，太满了进不去了。。。”

崇应彪哼了一声，拍拍他的屁股，说：“下来，玩点别的。”殷郊腿软，站不起来，从他身上下来直接就歪到了一边。崇应彪拽着他的胳膊毫不怜惜的把他推坐着靠墙。虽然只差两岁，但是崇应彪已经有成年男人的身型。他肌肉鼓胀的铁臂分开殷郊软绵绵的腿，对他说：“自己操自己我看看。”太恶劣了，但是他更好奇这样的崇应彪了。他用那双漂亮的眼睛看着崇应彪，然后把手指放在嘴里一根一根舔湿，再刻意放慢速度伸进了自己那刚被开了苞的小穴里。崇应彪站在床下抱着臂盯着他下身看，看到那湿润红肿的肉洞被小孩的手指破开了，自己刚刚进入过的暖穴里红嫩的软肉随着小孩手指进出被稍微翻出来。他知道这里面有多舒服多柔软，但是他忍着，他想看看殷郊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殷郊草自己草出了感觉，他靠在墙上，曲着双腿，手指进进出出，他也在等崇应彪到底能忍到什么时候。两边就这么执拗无声的对峙。殷郊越来越觉得不够，手指哪能够，他想要刚才把自己草舒服的大东西进来，但是崇应彪就是不动。终于，他先放弃了。他抖着手扒开自己的小穴，把那湿湿的小洞朝向那人，委屈的央求：“崇应彪，草进来好不好。”崇应彪早就忍不住了，他看着那手指上沾满了淫水，一进一出泛着水光，烛光早就干进去了，空气也干进去了，他就在等殷郊这句话。这局没有胜者。崇应彪压过去握着他的脖子按在墙上咬上他的嘴。“嗯。。”殷郊被亲的舒服，鼻子发出小猫一样的哼声。崇应彪恶狠狠的亲他，拉着他刚从自己穴里抽出来的手去撸动自己的阴茎。殷郊一边被深深的咬吻，手上还要照顾那火热的巨物，应接不暇。好在那东西马上就捅进了他的身体。殷郊整个人被钉在墙上，他上面被按着头吻的缺氧，下身还被急急的顶着。这种完全的压制让他很不爽。小孩子的好胜心驱使他手伸过去在崇应彪的后背画圈，养尊处优的太子手上皮肤嫩嫩的，那时候他还没有整天拉弓射箭，小手软软的弄的崇应彪后背又痒又热。崇应彪没让他玩太久，他直把他草到床角，殷郊的背磨着床柱，有点疼。他搂上崇应彪的脖子在他耳边小声说：“疼，崇应彪，背疼。”崇应彪耳朵有点热，那床柱能怎么疼，只不过殷郊娇气罢了。他没管继续操干，但是殷郊就在他耳边不停哼哼，一边委委屈屈的说着疼。他烦的很，只能手抚上他的背，重重的掐了两下，然后用手垫着。殷郊想这两下肯定被掐红了，但是崇应彪温暖的大手盖在了上面，他扭了扭腰，给自己弄了个舒服的姿势，好让崇应彪的阴茎每次都能顶到他的敏感点，他就这样被崇应彪半抱在怀里一边发出享受的哼声一边挨草。崇应彪不悦的皱眉，让太子享受并不是他的初衷。

他残忍的把那根能让他舒服的东西抽出来，殷郊还往前够，但是他不允许。他一只手将殷郊按躺在床上，“被我草的暖吗？”他问。殷郊被迫从崇应彪给的温柔乡里出来，整个人都有点懵。崇应彪不亲他了，也不抱他了，被干的混沌的眼睛慢慢清明，他看向按着他小腹的崇应彪说：“好冷啊。”崇应彪去揪他的乳头，手上用了点力，虽然疼，但是他的手好热，殷郊挺起胸本能的去追逐温暖，他还想靠过去。崇应彪看他那样子更想恶劣的作弄

他，他在赌这小猫会不会跑掉。他伸手去够那根床边的蜡烛，蜡烛火舌跳动的很快，快的像他的心跳一样。殷郊不可置信的看着他把蜡烛朝着自己倾斜下来，然后那高温的蜡油就准确的滴到了他脆弱的乳头上。“唔！”他疼的呼吸一滞，随后开始挣扎。“别动！”崇应彪重重的按着他。殷郊被他的语气有点吓到，身为娇惯任性的太子，没人敢这么跟他说话。他太子脾气上来了去锤他的胳膊，气呼呼的说：“不玩了，我不要了，崇应彪你放开我！”崇应彪反而笑了，他放开手，轻轻的揭开那已经冷掉的蜡油，对他说：“行啊，你走啊，回你自己帐去。”殷郊坐起来，小脸红红的，看着崇应彪那讨人厌的样子生气。他肩膀好冷，面前的人近在咫尺，刚刚怀抱的余温在自己皮肤上稍纵即逝。现在就回去吗，回去又是自己一个人了，在冬天的营帐里，一个人又冷又寂寞。“我。。”殷郊有点着急。“走啊。”崇应彪靠在床柱上催他，乐的看着这小可怜在那纠结。“我不。。。我。。”殷郊怕疼，但是更怕冷。他自暴自弃的倒在床上。“太子殿下不走了？”殷郊扭过头不看他。“那我要继续玩了，可别跑啊。”殷郊闭了闭眼睛，像下了好大的决心一样嗯了一声。

崇应彪看他这样子有点可爱，不知道为什么就想亲亲他。他把他轻轻的压着，然后温柔的啄了啄他的鼻子。殷郊感觉温暖又裹住了自己，他抬起手去搂崇应彪的脖子，这次崇应彪没躲。接吻不熟练的小猫舌头软软的，主动的去勾他，崇应彪的舌头就等着他，等他冒失的闯进来再逮住它用力的吸吮，让他逃不掉只能被自己掌控。即使这样，殷郊也很喜欢，他好喜欢崇应彪的吻。“等下，能不能轻点啊。”接吻间隙殷郊小声说。“不能。”崇应彪真讨厌，殷郊扁扁嘴，哼了一声。崇应彪继续刚才没玩完的事情，他把蜡油滴下来，每滴一滴都会让殷郊痛哼出声，他知道那东西的温度不会让他烫伤，只不过养尊处优的太子太娇了。“只有疼？”他问他。殷郊闭着眼点头，小手偷偷的伸下去摸索崇应彪的下身。崇应彪往后一躲问他：“要干什么？”殷郊就说：“我要你那个，你插进来我就不疼了。”看崇应彪不动，他又着急控诉说：“我都给你玩了，你就不能让我舒服一下！”崇应彪嗤的一声笑出来，然后点点头说：“嗯，能倒是能，但是还得用你的东西。”殷郊不解，他看到崇应彪往床下摸去，然后把自己进门后丢在地上的鬼侯剑拿上来了。“你不会是要。。”殷郊隐隐有预感。“你倒是很宝贝这柄剑啊，来钻我被窝也带着？”崇应彪拔出剑，反复打量。“那是。。。那是本太子随身佩剑！随身懂吗，就是要去哪都带着的！”殷郊坐起来往墙角躲；“你别想。。你别。。。啊！”“别什么，这样吗？”崇应彪直接就把那剑柄捅进了他后穴里。那后穴饿的久了，饥饿的肠肉争先恐后的吮着这凹凸不平的东西。一滴蜡油滴在了殷郊的小腹，他痛的手腕一抖没撑住，摔在床上。“崇应彪。。你。。啊！”剑柄抽插起来，湿润的肠肉发出羞人的水声，刺激了殷郊的耳朵，他想捂住耳朵，但是崇应彪不让，“不许捂，老实点。”殷郊只能乖乖躺着，承受着下身冰冷硬物的抽插，上身还被不时滴下的滚烫蜡油责罚。上下都被折磨的太子好难受，他去拉崇应彪的胳膊，带着哭腔说：“我不要它们，我要你。。崇应彪，我想你来草我。”崇应彪充耳不闻只是加快了手里抽送的速度。那剑柄不短，像要把他的肠道都捅穿了。崇应彪放下蜡烛，在碰到他敏感点的同时，手上把他乳头上凝固的蜡油一下子揭下来。直弄的殷郊又痛又爽，啊的一声喊了出来。崇应彪的营帐离其他人的都很远，他习惯远离人群在最边上搭帐。虽然知道这个位置别人听不到，但是他还是想欺负一下小太子。“太子殿下叫声这么大，是想让主帅和夫人一起来看吗？看他们宝贝的小儿子被我这个质子干的流水？”殷郊捂住嘴摇头，那可怜兮兮的样子在他看来有趣极了。他看着在他手下发抖的殷郊，放慢了抽插速度。“还要吗？”他问。殷郊胡乱点头，刚才那一下让他好舒服，特别是乳头的疼痛。现在温柔的摩擦仿佛已经不能让他有快感了，他开始渴望被重重的虐待。“要，呜。。。还要那个。”“到底要我还是它啊？”崇应彪嘴里调戏着他，手上却不停，难得的按照他的要求次次捅在他的敏感点上。他终于将那高高在上的太子溺在了欲望的深潭里。“都要，都要，唔。。好舒服。”殷郊坦然的说出自己的需求，这点很好的取悦了崇应彪，质子营里大家都很小心藏的起自己的本性，但是年轻人谁不喜欢心直口快坦诚的人呢。这小太子真是太对自己胃口了。“那不行，我跟你的鬼侯剑，你只能选一个。”崇应彪玩的高兴。脑子乱哄哄的殷郊开始思考，鬼侯剑不能不要，那是自己最喜欢的东西了。但是崇应彪，崇应彪他。。。他真的好暖啊。“呜。。。我。。我能不能不选。”他眼泪都快出来了。崇应彪逼他：“不行，必须选一个，你选它我就不草你了。你也不要再来找我，自己回营帐去拿着你的剑也能舒服。”看殷郊皱起眉头在那艰难困苦的做着决定，崇应彪心情特别好。“我。。”殷郊继续纠结。剑柄还在草着他，磨的自己很舒服，好像被这死物草着也能满足，以后自己说不定真的可以每天在营帐里。。不用来求他，也不用被玩的如此狼狈。但是啊，他晃晃头，但是那东西它是冷的啊。不

需要再思考了，殷郊突然直起身子去抱崇应彪，位置的变化，让那剑柄完全深深的插进去了。他忍着破开肠口的疼痛，扑进崇应彪怀里：“我不要它，崇应彪，我要你。”

质子崇应彪长这么大，第一次被坚定的选择了，而且还是在对方最重要的东西之间被选择了。他手里动作停了下来，神情复杂的看着殷郊。殷郊拉起他的手，按上刚才被蜡油烫到红肿的乳头，“我只要你。”殷郊重复。崇应彪攥住他的手狠狠的压上去，他并没有抽出鬼侯剑，而是直接就进入了殷郊的身体。“啊！疼！”殷郊搂紧了他，牙咬上了他的肩。“你不用取舍，都是你的。”崇应彪说。他完全忘记了这是殷郊的初夜，就和那个兵器一起把人双了。殷郊感觉下身肯定流血了，但是崇应彪一边动一边告诉他，“那不是血，是你的骚水，你看，你的穴已经开始吸我们了。”崇应彪的下体被动跟剑柄摩擦着，这让他更兴奋也涨的更大了。殷郊哪承受过这种刺激，他被崇应彪凶狠的压住，用被撑开后穴抚慰崇应彪的情绪。崇应彪去亲他的身体，早些时候他原本只是想捅进去玩弄一番。但是现在，那战栗着的赤裸身体诱惑着他去舔舐。那小乳头刚才被蜡油虐待过，现在都红红的立着，他用舌头去狠狠的按住舔了，感受到下面的小穴急剧收缩，箍的他舒爽至极。这么敏感，他想。然后变本加厉的刺激那处，他用舌尖拨弄它，殷郊就会发出细细的呻吟，他再整个放进嘴里吸吮，殷郊就会挺起胸，他有点重的咬下去，殷郊就会搂住他的脖子发出忍不住的哼声。太子殿下下的整个乳头都被他玩透了。殷郊的阴茎在他的小腹上被摩擦着，那东西虽然尺寸也不小但是还没被使用过颜色还很淡。他玩完他的乳头，就想再去弄他的阴茎。持续玩弄殷郊敏感的身体是他今晚发现的新的有趣的事情。他把那已经被草到勃起的阴茎放在手里揉着，那东西颤动着可爱。他越揉的起劲，那身后的洞就越激动的吸吮里面那两个巨物。他手指掐了一下他的零口，殷郊腰颤了一下挺起来又像断了一样重重的落下去。“别，崇应彪别弄。。。 ”他央求。崇应彪手上不停，故意更重的虐他的零口。殷郊被弄的流出眼泪，推不动他的手，只能被刺激的一边哭着一边射了出来。他射的很多，喷的也很高，直接射到了崇应彪脸上。殷郊看到之后挣扎着坐起来，不顾后穴的狼藉，用舌尖去舔崇应彪的脸，把自己射上去的东西舔的干干净净。崇应彪抱着怀里滑腻的身体，自己则靠在床柱上享受小猫的舔舐。殷郊反手把后穴里的鬼侯剑拔出来扔到床下，然后挪着酸软的腰去骑崇应彪的大东西。崇应彪在殷郊伸出小舌头一下一下的舔自己的脸的时候下体就已经涨到了极限，他没料到殷郊已经被草到这么软还能有力气推倒自己。他双手扣住了殷郊的腰，在他骑自己的时候也用力的撞上去。这两相的力度让他把睾丸都要塞进去了，殷郊刚被双过，他的身体也好像真的能吃进去他的所有。“怎么不要你的剑了？”崇应彪在他耳边说。殷郊骑在他身上话说的断断续续：“都说了只要你了，嗯。。。我的身体里。。。只有你的位置。”崇应彪满意的嗯了一声，下体加速把他顶出一连串呻吟。“行，太子殿下，好好享受臣的服侍。”殷郊刚射完，就被按着肩膀串在崇应彪的阴茎上又给草的勃起了。崇应彪捏捏他阴茎下的两个小球笑说：“怎么又起来了？小孩身体不错啊。”殷郊趴在他的肩头哼哼，后穴里好热好麻，这太舒服了，“嗯。。。嗯。。。 ”他含糊的答应：“好热。。。吗。。。还要。”崇应彪手很大力的拍了下他的屁股，殷郊后穴马上缩了起来，崇应彪捏捏他龟头说：“缩紧了，看你有没有本事把我吸出来。”殷郊太子的胜负欲又被激起，他努力的收紧后穴，直吸的崇应彪呼吸不稳，看他被自己弄得不再那么游刃有余，殷郊得逞的笑了。但是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崇应彪的阴茎在他缩的太紧的后穴里攻城略地，重重的凿的他根本缩不住了，他整个人都被草的很开，所有肌肉都用不上力，包括肠道里的红肉。“小孩子还想学拿捏人，后果自己承担。”崇应彪一边干着他一边嘲弄。

tbc

拱火下

Chapter Summary

我们仍未可知姬发到底看到了多少 但是彪子确实一个人吃的挺欢 吃饭练剑干太子

拱火下

天快亮了，殷郊被崇应彪折腾的一身酸痛。崇应彪全射在他里面，但总算是暖和了，说不清到底是谁给谁暖了床。他被崇应彪紧紧搂在怀里，靠在那火热的胸膛上昏昏欲睡。崇应彪快醒了，因为他下面又勃起蹭着自己了。殷郊把那东西迎进自己臀缝，然后慢慢的磨弄了起来。昨晚它弄的自己好暖，清晨气温很低，他还想要。崇应彪直接被他蹭醒，“又冷了？”他亲着殷郊的脖子说。怀里的人点点头。“现在不行，等下要去校场，你忘了今天你父亲要验收咱们的武艺了？”殷郊停住不动了，也确实想起来了。“那怎么办？”他转过身，小声问崇应彪。“你这还。。。 ”崇应彪食指蹭蹭他的小脸，拉着他的手放在自己阴茎上，说：“口出来吧。”殷郊无所谓的小点头，然后钻下去，捧着那大东西开始舔。被子很大，崇应彪下身的地方鼓起一个小包，殷郊努力的吞着。他根本没想什么太子身份做这种下贱的事情很丢人，他只是很喜欢它，因为昨天它弄的自己很舒服。太子心直口快，喜欢什么讨厌什么都表现的很明显。他嘴不大，全吃进去还是很勉强，废了好大劲才全部放进嘴里，刚上下抽动了两下，就听到帐外有人声。“崇应彪，一起去校场啊！”“他每天都是第一个起来，今天怎么回事。”“哼，装不下去了吧。”是姜文焕鄂顺姬发。殷郊一紧张不动了，他口里还塞着勃起的阴茎，抬眼求助的看向崇应彪。崇应彪把被子展开，让他整个都被盖在里面，然后按按他的腰，让他趴的低一点。还没等他趴好他就大声对外面的人说：“我马上就来！昨天晚上太冷了睡得晚。”刷的一声，营帐被拉开了。姬发站在门口。殷郊大气不敢出，口里塞的太紧憋的他脸颊通红。他不知道谁进来了，但是不管是谁，被发现的话都很可怕。崇应彪还恶劣的支起腿蹭蹭他的屁股。姬发环视一周军帐，然后问：“刚才去殷郊营帐没见到他，你知道他去哪了吗？”“新鲜啊，你不是跟他最好么，来问我？”崇应彪不屑的说，被子下面用膝盖去蹭殷郊的阴茎。“可能先去校场了吧。”他补充。姬发缓缓的点点头，然后往前迈了一步，他看到床头架子上胡乱挂的一件衣服。殷郊听到他的声音靠近，紧张的浑身都出汗了，那可恶的膝盖还在缓缓的蹭他的阴茎。“这件衣服怎么像。。”他听见姬发说。“你该去校场了。”崇应彪下了逐客令。姬发也只能退出了军帐。他们听到姬发跟姜文焕他们说着：“殷郊应该是生病了，我们给他告个假吧。”声音渐渐远去了。崇应彪一下子掀开被子，殷郊把他的阴茎吐出来使劲喘气，崇应彪膝盖去撞撞他的阴茎笑着说：“呦，太子殿下竟然射了。”殷郊眼睛里水汪汪的，看样子是憋的狠了。“你。。。 ”对于他的恶劣他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在姬发靠近那刻他太紧张了直接就射出来了。“你猜他看没看到你的鬼侯剑？”崇应彪凑近他的耳朵轻声说。殷郊大惊呼吸一滞。“怕了？”崇应彪看他反应觉得好玩。但是殷郊也就迟疑了几秒钟，就低下头去吞那阴茎继续刚才未完成的事情，他含糊的说：“不怕。”“行，那好好舔。”崇应彪坐起来，扣着他的脖子把他拖过来，让那被自己欺负的一塌糊涂的小孩继续给他口。殷郊口交非常生涩，吞的很慢，崇应彪不尽兴，不一会就抽了出去。他歪歪头疑惑的看着崇应彪，就听崇应彪说：“自己挤着胸，我要操你的奶。”见殷郊不动，他就继续说：“你想我去校场迟到吗？如果主帅问起，我就说是他儿子尊贵的太子殿下晚上来爬我的床，害我。。”还没等他说完，殷郊就去捂他的嘴说：“别说，我让你草。”

崇应彪扶着自己的阴茎去蹭殷郊两乳之间的那条缝，殷郊乖乖的躺着，按他说的双手努力挤着自己的奶子。那热腾腾的东西这回没有进到他身体里，但是仅仅这么摩擦就足够让他

脸红心跳。那个在自己身体里作弄了一晚上的大东西现正在奸弄自己的胸。之前草后穴的时候看不见，现在那东西则是明目张胆的在自己眼前。好大啊，殷郊想。男孩子的胸再挤也是很平坦，崇应彪把他能操的地方都操了一边。锁骨的凹陷，颈窝，胸口，但是还是不得释放，最后殷郊仰着头望着他，说：“要不你还是进来吧。他们肯定已经给我告假了。。。。我。。”他还没说完，崇应彪就把阴茎全部推了进去。“还是里面好。”崇应彪舒了一口气。

好像比昨晚入的更深了，崇应彪坏心的用手摸着他的肚子一边说：“太子才14岁，如果被我一操怀孕了怎么跟主帅解释？”殷郊摇头否认：“本太子。。才。。才不会怀孕。。”崇应彪重重的顶了两下：“怎么不会呢，昨天一晚上我射进去多少你应该知道吧，说不定就。。”殷郊去捂他的嘴被他亲了亲手心，触电一般的缩回去，只能用被草的迷蒙的眼睛愠怒的看向他抗议。“你14岁被我操怀孕了，等到15岁的时候孩子就会生出来，你这里，”他点点殷郊的乳头：“这里就会有奶水。”他俯下身去嗦吻那小乳头然后继续说：“你这里有了奶水之后，孩子要喝我也要喝怎么办？你这小奶子够分吗？”殷郊用手去捂自己的胸，他羞耻的摇头，好像真的会发生这些事情一样不知所措。“到时候你只能白天喂孩子，晚上让我吸，但是你白天奶水已经被吸光了，我就会不高兴，也就不会草你了。”殷郊混乱的摇头，他去拉崇应彪的手着急的说：“不行，我不会给孩子喝的，我的奶只给你吸，还给你草我的奶和穴，崇应彪你别不草我。。”崇应彪听他胡言乱语，摸摸他的头，然后捏了捏他的乳头说：“别害怕，我不会让任何人来抢的，你的小奶子只能是我的。”就这样又搞了殷郊半个时辰，直到真的快要来不及了崇应彪才射出来。他神清气爽的下床，穿上重甲，看着躺在床上被自己射了一身精液精神恍惚的殷郊，抓起自己的轻甲扔给他，说：“我不在的时候，你要是冷就穿这个吧。”

崇应彪走了，殷郊从床上坐起来。营帐里就剩自己一个人了。被子从他身上滑下来，身上青青紫紫的痕迹，那都是昨晚和刚才崇应彪弄上去的。崇应彪对他一点没手软，更像是故意想让他疼让他用身体记住这件事情。他又躺下去，太冷了，他拽过崇应彪扔在床上的轻甲。那上面有兽毛做的领子，他记得崇应彪箭法很好狩猎的时候总是拿第一名，但是他人太孤僻，自己跑过去祝贺他的时候他对自己理都不理。他手抚摸着兽毛，不禁把它搂在怀里。那东西直直的蹭过他的乳头，蹭的他一颤。他左乳头很疼，崇应彪昨晚咬的感觉还留在他身体上，酥麻又刺痒。他情不自禁的又抱紧了衣服试着蹭了蹭乳头。“嗯。。”他露出一声呻吟。随即觉得羞耻，他把脸埋进衣服里。那上面是崇应彪的味道，虽然轻甲被清洗的很干净，但是他就是能闻出来他的味道。他尝试着用赤裸的双腿夹着那件衣服。轻甲上面的甲片很薄，凉凉的擦过他的身体，他慢慢的用半勃的下身去蹭，在周身环绕着崇应彪味道的衣服上不停的蹭了好久，他觉得又漫长又舒服，他被崇应彪草了一整晚已经离不开他的味道了。后面好空虚，他手指伸到后面去，但是完全不够，他只能紧紧的抱着那件衣服，在昨晚被干的回忆中去蹭弄去摩擦，最后射在了上面。

今天的考核很顺利，姬发果然给殷郊告了假，崇应彪跟他面对面路过的时候，他感觉到姬发身上明显的敌意。他难得哼的笑了一下。姬发剑眉倒竖伸手去揪他衣服的前襟被他躲过。“干什么？”他问。“我警告你，殷郊他。。。”“他什么？你也只是他的普通朋友之一，而已。少管闲事。”说完快步甩下姬发走开了。他的营帐里还有一只小猫等他。早上就在崇应彪帐中看到了鬼候剑的姬发只能站在原地手握成拳无能为力。

崇应彪掀开帘子，看到的就是殷郊赤身裸体的躺在他床上，手里攥着他早上扔给他的轻甲，只不过是他整个人都骑在这件衣服上面，睡着了。他卸掉重甲，靠过去，刚从外面回来他的手很凉，他故意去摸那睡着的小猫。殷郊被他冰的一激灵，睁开了眼睛。“射了几次？”他问。殷郊像被看破了秘密，把脸埋在衣服里摇摇头。“我之前丢了那个披风，是不是你拿走了？”崇应彪问。他把殷郊手里的衣服抽走扔到一边，然后去把他抱起来。冰凉的手被那温热的身体暖好了。殷郊被他抱在怀里摸下体，因为白天崇应彪不在的时候他就抱着那轻甲蹭出来好几次，现在整个人都虚虚的。“别摸。。别摸了。。”殷郊小声说。“我没拿。。。”“说实话。”崇应彪手上加重，上面去咬他的脖子，用牙齿去磨他的锁骨。“我。。谁让你不问我要！”他还在逞强。“我的披风不是已经被你蹭的湿湿的了？我还怎么用？”崇应彪手指揉进了他的后穴，挑着那软软的肠肉。殷郊呼吸加重，颤巍巍的说：“我

没有！我给你。。洗干净了。。”“额？你的那些宫人浆洗的时候肯定知道那上面沾了什么，他们会不会背后议论你是个小淫娃？”崇应彪手上玩着他的肉穴，嘴上也不饶人。“我。。呼。。我自己给你洗的。。没人。。没人看到。”殷郊昏头昏脑的又被人套出了实话。“你果然射在上面了吧。”崇应彪把他按倒，脱靴上床，把他双腿打开，然后将肉棒送进了那想了他一天的后穴里。殷郊抬起下颌无声的呻吟了一声，然后抓着他的手臂在这凶暴的鞭挞中稳住身体。想起自己白天在这营帐里蹭着崇应彪的衣服不停的靠他的味道和回忆高潮，真没想到自己的身体这么淫乱。“累坏了吧，还能硬吗？”崇应彪好像看到他白天都做了什么一样。“本。。本太子才不会累，就是你白天没有服侍我，你可知罪。”崇应彪嗤嗤笑着捧过他的敏感点感受着小太子身体的弹动：“知罪知罪，以后臣一定满足太子的所有需求。”他让殷郊趴着，自己能进的更深。殷郊伸手去够那件被他扔到一边去的轻甲，他怀里抱着崇应彪的衣服，那人在他身后草他，他往前撞一下，自己的胸就被那轻甲磨一下。崇应彪连续凶狠的干了他几十下，他爽的受不了把头抵在衣服上面，口水也收不住的滴在了兽毛领子上。“跪好！”后面的人拍了一下他的屁股，殷郊就努力的跪好，特别乖。崇应彪回来之后心情不错，特别是姬发那表情真的好笑。虽然知道给殷郊开苞的是自己无疑，但他还是明知故问：“你没跟姬发睡过吗。”殷郊紧闭的眼睛蓦的睁开：“当然没有！姬发是我朋友。。我怎么能。。”“可是我看他很喜欢你的样子啊。”崇应彪问。“他。。。。嗯。。他跟我表明过心意。。”崇应彪停了下来。他突然很烦躁。不知道是一种怎样的心态。就像本来自己圈养的小猫突然被别人喂食了。很不爽。虽然知道姬发肯定没操过他，但是就是不爽。他把阴茎抽出来，在殷郊疑惑的目光中下床了。殷郊不知道他又怎么了，过了一会就见他手里拿着根绳子站在床下看着自己。“过来。”崇应彪说。殷郊知道他要干什么，但还是听话的靠了过去。崇应彪开始绑他，绳子从他两乳之间勒过，狠狠地勒着他的胸肉。崇应彪生着气手下没轻没重的，全然不顾他是不是疼。绳子背着绑住他的手，然后又从前面绕过来在他的阴茎上缠了两圈。绑完了，崇应彪满意的弹弹他的阴茎，说：“等下要放饭了，我去用饭，给你带点回来。”然后站起身就要往门外走。行至门前，他又像想起什么一样，回过头把桌子上扔的马鞭拿起来，拍在手上逼近床铺。殷郊害怕的摇头，但是完全没有用处，崇应彪把那马鞭手柄直直的插进了他的后穴里。“先插着，免得你发骚。”然后心满意足的离开了。殷郊这才想起自己一天没吃东西，唯一的東西就是早上崇应彪射进他嘴里的精液。放饭的时间，外面士兵增多了起来，来来往往的人影映在营帐上，让他紧张的很。只要有谁掀开帐子，就能看到自己赤身裸体被绑着后面还插着马鞭的丑态。姬发一天找不到自己会不会再回来这里，崇应彪的手下会不会来找他，身后的马鞭太难受了，绳子粗糙的摩擦着他的阴茎，崇应彪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啊。

半个时辰后，崇应彪才端着个碗回来了。

“崇应彪，吗。。你给我解开。。”他眼泪汪汪的好委屈。“不行，你这么绑着还挺好看的。”崇应彪端着碗坐在床边。他单手拽着他的胳膊让他靠在自己怀里，然后圈着他拿起了勺子。“你不解开我，我不吃！”“额，那就饿着挨草。”他把碗重重的放在桌子上。殷郊被干了好几轮，确实饿的头晕。他看着崇应彪站起来好像真的要来草他，有点着急。堂堂太子从来没遇到过这么不听自己话的人！他不知道怎么办，只能一味的妥协。“那。。那好吧。。你，命令你来喂本太子吃饭。。”“过来吧。”崇应彪把他抱过来，然后一点点喂他喝粥。终于吃到了东西，殷郊感觉好受点了，他不老实的扭了下腰，跟崇应彪说：“能不能把。。下面那个拿出去啊。。”崇应彪看那马鞭的手柄已经湿湿的了，也没想太折腾他，就拔了出去。抽出来那一下弄得殷郊身子抖了一下，他手被绑着保持不了平衡，只能倒在崇应彪怀里喘。崇应彪拿着鞭子，用鞭子粗糙的头部去摩擦了一会他的股缝，然后扔掉那东西，下身找准小洞直接就捅了进去。被扩张了很久的后穴已经很习惯异物的进入，殷郊只是哼了一声，就窝在崇应彪怀里。“接着吃饭。”崇应彪跟他说。殷郊都忘了这事，他下身插着那跳动的阴茎，被崇应彪抱着继续喂饭。“这样。。。好奇怪。。”下面被顶，上面吃进去的粥让他感觉咽不下去。“好好吃，我特意给你带回来的。”“吃不下了。。。吗。。。下面快点。。嗯。。”下身的草弄太爽了，他完全顾不上吃饭，好像这么一直被干就能饱腹一样。啧啧，崇应彪叹气。“那只能我吃了。”他手一偏，把温热的粥倒在殷郊赤裸的身上。然后开始舔弄他身上的食物。“不能浪费啊。”他说。黏腻的粥从殷郊的胸口往下腹流，崇应彪就从他胸开始舔。粥很热，他的舌头更热，让殷郊发出模糊的哼声，好舒服，仿佛自己身体已经变成了供崇应彪享用食物的器皿。那也只是普通的粥而已，但是这么吃似乎感觉还不错。崇应彪想如果可以把他锁在营帐里，每天自己出门去把粥饭拿进来，就直接撒在他身

上，然后在舔干净，自己一定会食欲暴涨。食色性也，吃饱之后，再按着他操一顿，真是行军打仗中的极致乐子。他被自己的想法弄得想笑，他当然不能锁住太子，有那么多上眼睛盯着。他只能想着这一次干个够本，毕竟小太子经过这次之后可能会被吓跑吧。粥已经舔干净了，他手下的身体呼吸的很急促，他把手放在那小孩的胸口，摸着他的心跳，好快。殷郊被弄得浑身湿透，他来不及责怪那人吃了属于自己的粥，因为他被崇应彪刚刚带着惩罚意味的啃噬激的后穴都流水了。“太子殿下，这也能流水？”殷郊下体被绳子绑着，射不出来，他只能用头轻轻蹭施虐者的颈窝，然后嘴里不停的小声喃喃：“解开好不好，我想射。。。崇应彪。。求你。”崇应彪当然不为所动，他把没骨头一样的殷郊拎起来，手掐着他的腰干他。殷郊被绑着维持不了平衡，只能往他的方向倒，他用嘴咬住他的乳头，然后继续狠草。在这虐待一样的交媾中，却让昨夜刚被开苞的小太子体会出了极致的快感。他的身体已经被那个大他两岁的人完全改造了，浑身上下没一处不敏感。崇应彪碰他一下他就能有感觉，闻到崇应彪的味道他就能勃起。更别提现在他整个人被崇应彪掌控在手里。被干了几百下之后，崇应彪把他推倒在床上，抽出阴茎，对准他被绳子勒出红印的胸，蹭了上去。麻绳不仅磨着殷郊的胸，也粗糙的磨着崇应彪即将射精的阴茎。他射了出来，射在了那具被汗水口水和滔天情欲催熟透了的少年身体上。

殷郊躺在那喘气，胸膛一起一伏的，崇应彪手抚上去，把自己的精液抹到他那布满情欲的小脸上。殷郊没躲，可以说是他已经被草迷糊了，根本不知道崇应彪在干什么。“太子殿下，玩够了，你该回去了。”崇应彪俯身对他说。殷郊缓了一会，头晕晕的坐起来，他身后很疼，根本坐不住，崇应彪笑着把他搂过来，手指伸进去搅了两下继续说：“殿下能自己走回去吗？臣的服侍殿下可满意？”殷郊定了定神，推开他的手，企图站起来。但是根本不可能，他腿软的不行。崇应彪从背后抱住他，让他坐在自己腿上，在他耳畔说：“臣伺候殿下更衣吧。”殷郊来这真的只穿了一件寝衣，且腰间还没有带子。他现在浑身都是见不得人的痕迹，这样出去肯定会被看到。崇应彪就拿起自己的轻甲，说：“殿下穿我的好不好。”殷郊脸腾的红了，那衣服自己虽然注意了没射在上面，但是却抱着它经历了好多次高潮。崇应彪故意欺负他：“来，太子殿下，抬手。”殷郊浑身软绵绵的任人摆弄，崇应彪满意的给他穿上了自己的衣服。这样系上带子，没人会知道他没穿里衣，整洁的轻甲里裹着满是情痕的身体。他很满意，帮那羞愧至极的小孩理理衣服，然后说：“怎么办，今天放你走了，以后是不是再也不跟我说话了？”殷郊被他搂在怀里，看他丝毫没有放手的意思。“我以前跟你说话你也不理我。”他有点生气的说。崇应彪不回答他，就这么箍着他的腰，下巴抵在他肩膀上，不知道在想什么。这么抱着好一会，殷郊伸手去拉了拉崇应彪的袖子：“你。。。一天了，再不回去父帅会生气。。。”“你能走回去吗。”崇应彪把他的手松松的抓住，扣在手心里。“我干的我清楚。”崇应彪说着自己也笑了起来。“那你说怎么办！”殷郊手肘顶他。崇应彪往后一倒，带着殷郊一起倒在一片狼藉的床上，他翻身将那穿戴整齐的人压住，然后说：“要不再等等，等周围没人了我抱你回营帐。”殷郊被他压着，那种温暖又包围了自己，他手环上崇应彪的腰，点了点头。

“你以后要找别人的话，会想起我吗？毕竟你是我草出来的。”两人这么安静的躺了好一会，崇应彪突然问他。娇气的小太子抱住他的胳膊转过身维持着自己被他整个搂住的姿势，声音听起来气鼓鼓的：“被你操完，我还怎么找别人。”

一声战马的嘶鸣唤回了崇应彪的思绪，他正在冰天雪地的战场中，而那个曾经窝在自己怀里被干成一滩水的小猫，如今正挥剑冲向苏护的城池。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他最终还是长成了雄狮。

end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